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936
28 June 1976

CHINESE

第一九三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星期一下午三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威尔斯先生

理事国：贝宁

中国

法国

意大利

日本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巴基斯坦

巴拿马

罗马尼亚

瑞典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圭亚那)

帕基先生

赖亚力先生

德吉兰戈先生

卡瓦利埃里先生

安倍勋先生

埃勒胡法里先生

马哈茂德先生

里奥斯先生

达特库先生

松德贝格先生

马克耶夫先生

托马斯先生

夏尔先生

谢勒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七月二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三时四十五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问题依照大会第 3376(XXX)号决议而设立的委员会的报告(S/12090)

主席：按照一九二四次，一九二八次，一九三三次，一九三四次，一九三五次会议的決定，在安理会的同意下，我邀请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和其它成员，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和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巴林、保加利亚、古巴、民主也门、埃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几内亚、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约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毛里塔尼亚、摩洛哥、阿曼、沙特阿拉伯、索马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南斯拉夫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代表团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胡特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阿富汗代表西迪克先生；阿尔及利亚代表拉哈勒先生；巴林代表萨法尔先生，保加利亚代表格罗泽夫先生，古巴代表阿拉尔孔先生；民主也门代表阿什塔勒先生；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弗洛林先生；几内亚代表卡马拉先生；匈牙利代表班亚斯先生；印度代表贾帕尔先生；印尼代表马尔邦先生；约旦代表沙拉夫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代表布伦先生；毛里塔尼亚代表哈桑先生；摩洛哥代表札米先生；阿曼代表赛义德先生；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索马里代表侯赛因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阿拉夫先生；突尼斯代表德里斯先生；土耳其代表蒂尔克门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胡迈丹先生和南斯拉夫代表彼德里奇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席位上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波兰和伊拉克代表的信，要求根据《宪章》第31条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的规定，被邀请参加安理会目前的讨论，但无投票权。因此，我提议，按照惯例，安理会同意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理会议席座位有限，我邀请我刚才提到的代表们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通常的了解是，在他们要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波兰代表雅罗谢克先生，伊拉克代表谢赫利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现在安全理事会重新开始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里奥斯先生（巴拿马）：主席先生，首先请让我向你表示最热烈的欢迎，欢迎你来参加安全理事会的工作。由于我国代表团发言正当本月份会议的倒数第二天，最后一天安理会即将由杰克逊大使领导工作，因此本代表团对他主持我们讨论的效率和公正正式表示赞赏。一九七六年六月是艰难的一月，是使安理会全体理事国极其担忧的一月，但就杰克逊大使而言，这也是更显示出了他领导有方，精力过人和智慧超群的一个月。

我国代表团愿同其他代表团一道向美国驻黎巴嫩的两名政府高级外交官的逝世致以哀悼。我们诚挚地希望智慧终将获胜，这样残酷的暗杀能得终止。

另一方面，我们要热烈赞扬根据第3376(XXX)号决议设立的二十国委员会成员国的工作成就。该委员会的报告是一项要求立即切实解决中东问题的紧急呼吁，因为时间实在万分珍贵。

我们目前正在审议的这份报告和其它报告不同，它不容许再做不得要领的长篇大论的文章。它不在无用的反复辩论上浪费篇幅和时间。它以较少的篇章直扣

问题的核心，给我们提出了突破现状的解决办法。大家可以对这些办法表示赞成或提出反对，但无法否认这些办法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途径的几个起点。在这方面，事实越来越清楚。只要巴勒斯坦人一日居住在外国土地上，从小就怀着仇恨和报复心理继续渡着难民生涯，中东就一日不得和平。

二十国委员会倾听了巴勒斯坦人民通过他们最具权威的发言人所表示的愿望，又倾听了阿拉伯国家大家庭的意见，它的报告强调某些为拉丁美洲，尤其是巴拿马，所赞成过并仍然赞成的行动程式。我所指的首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其次是为达到承认区域内各国应有在安全和被公认疆界内生活的权利的和平安排。在第S/12090号文件中报告第11页说：

“...参与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谈判，其中包括该区域内各国应有安全与被公认的疆界问题。”

我们认为，这些都是问题的基本因素。这其中就包含了多年来为大家所祈求的公正和持久和平的基础，大家的祈求有时候是真诚地，有时候——也可以说——是一种用来掩盖罪恶企图的烟幕。

现在，如果我们把我刚才所说的两个基本信条当做起点，我们就必然会很快地给之下定义。我们常常花了很多时间谈论一个问题，却无法对问题做明确的说明，甚至无法把自己的意思说个明白。我们知道，就绝对意义而言，时间可以说是没有限制的，是无穷无尽的；但是对短暂的事物而言，例如对个人和人民的生命，时间是有穷尽的，是会终止的。在时空关系中，人类的活动也有它们的时限。因之，我们谈到爱的时刻，战斗的时刻，信奉的时刻，甚至死亡的时刻。我诚恳地相信，这份我正在评论的，极其简短的报告已经指出了：为中东创造和平的时刻已经到来。

摧残着美丽的黎巴嫩国的许多痛苦的事件是要求理智和谨慎的最有力的呼声，因此，在联合国的主持下，以色列、巴勒斯坦人和他们的阿拉伯邻邦将会签订和平

协定。我刚才说过，概念必须明确规定，说一句是一句，毫不含糊，我要坚持这一点，因为我相信这是十分重要的。巴拿马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自决和行使主权的权利；但是，让我们坦白地说，自决和主权都是识别独立国家的基本要素，它们只有在一片特定的领土内行使才能生效和具有内容。每一个主权国家为了配称得上这个称呼，都必须具备三要素：政府、人民和领土。据我所知，已经有人提到过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但是，确切地说，这个国家的领土在那里的问题却还没人提出来。

我现在评论的这份报告——由于它提出了积极的办法，我愿再度谈到它的内容——在第10和第11页的第34段中说：

“随着以色列撤离占领领土和独立的巴勒斯坦行政当局成立，巴勒斯坦人民就能够行使自决的权利，并透过民主方式决定其政府形式。”

我刚才引证的案文中有两项建议是巴拿马完全赞成的：首先，承认独立的以色列国，其次，把以色列通过战争占领的领土划定为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如果这个说法是正确的，那么就第一点而言，我们已把需要说的话都说出来了。我们赞成建立以色列主权国家，并且我们自始就尊重该国在安全和被公认疆界内和平生活的权利。我们与该国维持了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还将继续维持下去。

关于第二点，为了清楚说明巴拿马的立场，我要引证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巴拿马代表阿基利诺·博伊德先生在这个会议厅中就本问题发言中的一段：

“考虑了整个问题以后，我们的结论认为可以谈判出一项以巴勒斯坦国为基础——包括加沙走廊和约旦河西岸——的了解，一项切实可行的了解。而阿拉伯人也必须尊重以色列在安全和公认的疆界内生存的权利。”

就巴拿马代表团的立场而论，这段发言在今天看来还更有力量，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那位杰出的巴拿马大使今日已是外交部长的時候。

关于划定巴勒斯坦国领土面积这一层，我们应该为今后的决定打下基础。这

是不以我们的喜恶，或所述因素的喜恶为转移的。我再重复一次：不管大家能否接受，确定领土的事将成为谈判的起点，而联合国，尤其是秘书长，亦将在谈判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有鉴于过去激烈争执的情形，并考虑到它引起日益增加的危险，我们不得不向直接有关各方提出强烈呼吁，请他们放弃好战的态度，开辟和解的途径并决心利用这些途径。

今日在中东的武器日积月累，其毁灭性潜能早已构成充分的理由立即推动一个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规定以建立巴勒斯坦国和承认以色列国为基础的和平计划。这些事实是无论犹太人或阿拉伯人都不能不顾的。

我们不希望我们刚才所说的话被人当作天真或认为我们心存幻想。我们知道所有这些都不会自动发生。基本的先决条件就是由联合国以《宪章》所赋予的一切权力，向各方施加压力。今天已不是封建时代了，那时几个封建主可以决定打私人的战争；那种战争也只是他们同他们的奴隶的事。今天已无人能在不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情况下为所欲为地打一场武装进攻的仗了。这就是何以我们认为联合国采取较直接行动是迫切而不可或缺的理由。我们这种说法只是在强调或使有新生力量这个世界组织诞生头几年所通过的一些程式罢了。这就是大会第181(II)，第194(III)，第271(III)号决议。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联合国巴勒斯坦委员会就创立了。我们特别有兴趣地注意到，巴拿马同捷克、丹麦、玻利维亚、菲律宾都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

在没有结束我的评述以前我还要指出，当我们谈到带来中东和平的紧急谅解时，我们希望参加谈判和平的各方都具有当然的诚实和诚意。牌必须摊在桌上，游戏规则也必须说得清清楚楚。如果一方或数方企图在它方的最后牺牲中捞取便宜，那么情况将不堪设想，而我们安全理事会的所有理事就都要变成受骗的冤大头。一个基本的先决条件是，联合国和秘书长明确说明并实施一些办法以建立犹太人的信心，因为一当提到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犹太人至今仍害怕这就预示着要消灭以

色列这个由联合国创设的政治实体的国家。

关于这些想法，我们不要忘掉两个超级大国在整个事情中扮演的决定性角色。由于种种不是由我来下判断的原因，两个超级大国多多少少要为中东的悲剧负责。现在时机已到，它们应该放弃自己的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野心，一劳永逸地把巨大的物力，财力和影响力真诚地用之于这种公正而持久的和平上！这种公正持久的和平正是大家说得太多而至今并未得到的东西。

依我们看来，造成冲突的最紧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耶路撒冷圣城。二十国委员会对这个引起争论问题的意见刊载在第36-39段中，如大家所见的，也并没有做出任何具体的建议。就巴拿马来说，有关耶路撒冷城地位的问题是引起严重关切的原因。我们不能想象把被人们所称做的天城耶路撒冷列为专受一个世俗国家管辖的领土。

哭墙，奥马尔清真寺和圣墓只是其中三个主要的宗教性建筑，这些建筑向世人呼吁，这座启发图尔库阿图·塔苏的灵感使他写下了二十首著名史诗的城市必需成为一座国际政权下的开放城市。在这方面，巴拿马代表团认为二十国委员会报告的第37段中说得很贴切，我们认为这一段的内容值得注意，因此我们把它引证出来。

“建议耶路撒冷市行政机构应该包括两个主要组织：(a) 公平代表该市三大宗教社团的由45名代表组成的立法机构；(b) 由秘书长经安全理事会同意而任命的联合国专员所领导的行政机构。”(S/12090，第37段)

为了支持我所说的话，我要重复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四日第1897次会议上阿基利诺·博伊德大使在这个会议厅中讨论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不久前发生的事件时所说的话：

“圣城必须继续是三大一神教宗教的财产，是世界各地几乎一亿五千万信徒的神圣财产。耶路撒冷是神庙的故址，是信徒们的神圣纪念地，当地的情

况必须保持对众生的平等。 做为居住在那里的三大宗教的信徒的家乡，耶路撒冷是成千成万络绎不绝的朝圣者的目的地，因此必须受到一切可能的保证所保护，必须有最大可能的安全。”

“鉴于耶路撒冷有不同的团体，合理而聪明的做法应该是寻找一个和平的、公正的解决办法。 我们必须为此目标激励我们的精神，必须接受历史肯定下来的宗教多元性；必须寻求三教各自享有充分权利的充分保证。

“这并非不切实际的办法；只要我们表现诚心诚意就一定可以达到。 我们的结论是：耶路撒冷需要一种国际保证下的特殊地位。

“我们认为这种地位的基本因素应该包括下列各项：

“首先，居住自由，信教自由，尊重对圣地的维护和自由出入，提供便利给为维护各会址、神庙、家园以及处所等机构的管理负责人。 当局应该适当保护历史性的权利以及各有关社区的权利。 市当局必须帮助维护并保卫圣城的历史性遗址。

“其次，当局应该保证三个宗教社区的平等权利，并应保证培养他们的宗教，文化和社会生活。 必须为经济进步提供合适的机会，以求这些发展计划的参加者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教育。”（第1897次会议，第16和17页）

正如我刚才提到的，我们知道耶路撒冷事例的严重性。 直到现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表示过，关于圣城，他们将不放弃他们自认为的正当权利，他们双方都以历史的，宗教的，政治的，甚至是国际威信的理由来主张他们各自的权利。

冒着判断错误的危险，我们敢说，如果直接有关各方，在没有人混水摸鱼加以干预的情况下，能了解到没有一方企图片面地牺牲对方来攫取利益的话，我们看不出在达到这个具体的目标上有什么克服不了的阻碍；而且，如果这个目标达到了，就会在寻求和平的途径上前进了一大步。 我们并不是在深奥的辩论里打转；相反

的，我们正追溯这个问题的起源，在联合国的创始人——他们创造了以色列国和阿拉伯巴勒斯坦国——所提建议和所下命令中寻求答案。如果我们能把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通过的关于耶路撒冷的特别政权的第181(II)号决议加以修正刷新，我们是可以找到答案的。

我国代表团在结束发言时要声明，我们将愿意支持为中东的这一块苦难地区带来和平所做的任何明智、及时的决定。

我们相信，对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的权利必须予以承认，尤其是，加以尊重。我们感到这是完全对的。我们巴拿马人民也曾求助国际社会主持正义，并获得对自己国家全部领土的有效主权在管辖权上不受任何限制，因此我们对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事，只要认为是公正的，都不会不给予同样热烈的支持。

主席：谢谢巴拿马代表对我国，对我国常驻代表杰克逊大使，和对我个人的夸奖。

下一名发言人是毛里塔尼亚代表，我请他到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发言。

哈桑先生（毛里塔尼亚）：部长先生，在我祝贺你接掌安理会主席的同时，我要向你表示，毛里塔尼亚代表团能够在担任主席时发言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我也要向贵国驻联合国代表杰克逊大使致敬。他在担任安理会主席时表现了高度的才干和技巧。我很荣幸地能有他这样的朋友。

在我谈到今天安理会审议的问题之前，我还要代表我国和我国代表团就美国驻黎巴嫩大使和他两位同事的无故被谋害向美国代表团表示哀悼之意。

这当然不是安全理事会第一次讨论巴勒斯坦问题；这也不是安理会第一次关心巴勒斯坦人民的悲惨命运。但是，今天安理会在这一问题上的辩论与以前的辩论有许多地方不一样，因此有它特别的意义。其实，这次辩论所代表的是国际社会基于责任而愈接愈厉地为巴勒斯坦问题寻求公正而持平的解决办法所做努力的总结。

在我叙述这些努力的经历的阶段和变化之前，主席先生，请让我先把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说明一下。

五十多年以前，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和平地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他们是容让的人，让所有为了宗教原因而迁居的人到巴勒斯坦来定居。特别是犹太移民在巴勒斯坦土地上找到了庇护，友谊和亲情。巴勒斯坦人民从来没有查问这些移民的动机；他们把这些人当作受不公正待遇和迫害的牺牲者，因而觉得有义务将这些人从孤立中救出。在这些移民染上了我们今日熟知的政治和军事色彩之前，这就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态度。可是逐步而毫无宽容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被逐出了他们的家园，丧失了他们的财物，降为依赖国际慈善团体救济度日的游民。

国际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人民的身上犯了一连串的罪行，即使要叙述其中部分，也都是一件冗长而乏味的工作。回忆一下犹太自卫军、斯特恩党和地下组织等名称就足够使人回想到许多巴勒斯坦人所遭受到的悲惨命运了。在德尔亚辛及在那塞埃尔丁和卡夫乡村，整个地方的人不是被处死就是被赶进清真寺里为炸弹炸毙。这只不过是拿三个地方来作例子罢了。

这些恐怖活动的第一个后果发生于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间，700,000巴勒

斯坦阿拉伯人被驱逐出境，他们的住所受到彻底的摧毁。这个数目字随着犹太复国当局势力的增长及其恐怖手段和移民政策越来越完善而继续增加。这时，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已经沦于游民的地位，他们不但被逐出了家园，甚至被赶入阿拉伯邻国的领土。同时，随着时光的流逝，那些邻国的领土就象巴尔扎克小说《鲨鱼皮》一般的缩小，它们的主权国陷于连续四次战争而减少，而这些战争又带给它们痛苦、贫穷和大规模的破坏。

最简单的说，这就是我们面对的问题。由此可以很容易的看出，巴勒斯坦问题并不仅仅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更不是很久以来不经意地被认为的纯粹人道问题。巴勒斯坦问题是这个中东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任何解决办法的关键。

联合国几乎在其缔造之初就碰到这个问题。从一九四七年到七〇年代初期，联合国在它第一阶段的努力中很不幸地仅仅着眼于这一问题的人道方面，对于这问题基本的政治性、对于它对该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威胁以及对整个世界安全的威胁却由于某些原因而故意保持缄默。

这种对事实估计的错误不但不能减轻巴勒斯坦人民的痛苦或者为阿拉伯-以色列之间冲突的公正而持久解决产生新希望，它反而加深了紧张气氛，使局势继续变得更富爆炸性和更危险。在安全理事会常常提到的第242(1967)号决议，就是这种在联合国安理会普遍存在的事态的典型例子。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跟着它产生的是中东有史以来最惨酷战争，这就是因该决议根本忽视了巴勒斯坦问题的政治本质。

换句话说，联合国在这漫长的找寻解决办法的第一阶段中没有任何进展，并且造成反效果，就是因为它不断地把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一主要问题避而不谈。

就是因为国际社会的这种失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才团结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旗帜下起来反抗，而所有要为自由而死或为尊严而生的人都非起来反抗不可。他们要大家知道他们是存在的，要大家对他们在土地、家园和财产上所拥有的权利必须加以考虑。因此，虽然一些兄弟之帮和友善的国家以及那些尊重和平和正义

的国家给予了不可忽视的支持，归根结底的说，还是由于巴勒斯坦人民的决心，联合国才逐渐采取了新的做法。这个做法比较有效，比较有建设性，因为它比较公平，并且政治上比较合理。因此，从一九六九年起，联合国大会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漠不关心才告终结，在其中第2535(XXIV)号决议中重申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不可剥夺的权利。自此以后，大会通过了一连串的决议，承认并更仔细地订出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

在大会采纳了新做法的这一段时期中，我们认为有几件重要的事情值得强调，因为它们显示出国际上对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承认，并且也显示出联合国自那时起对享有这些权利的重视。第一件事情毫无疑问的是大会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给予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代表，我们的兄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亚西尔·阿拉法特主席的欢迎。虽然他代表一群尊严受到伤害、存在被忽略的人民，我们的兄弟亚西尔·阿拉法特在他向大会所作的演讲中表现了相当程度的节制和政治上高度的成熟。

大会给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观察员身份和该组织的代表现在能够在安理会列席的两个事实就证明了联合国越发了解到，在中东任何重要而负责的决定如果没有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积极参与，都是无法达成的。

大会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日第3376(XXX)号决议中决定成立“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的20国委员会，完成了从一九六九年开始关于承认巴勒斯坦局势的程序。这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我在发言开始时已经提到，这代表了国际社会自从一九四七年以来为了解决中东悲剧所作努力的总结。这个委员会卓越地执行了它的职责，向安全理事会提出了一份明白、实际和公允的报告。我借此机会向委员会各成员，委员会主席和报告员表示诚挚的敬意。如我所说，他们交给安理会一份很明晰的报告。至此，安理会经历了一段相当长时期的演变，从开始时的漠不关心到最后面对现实和作风明智而告终结。安理会收到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如果这些建议得到适当的重视，它们可能会导致巴勒斯坦问题的公正而待

久的解决，因而消除了这个冲突的主因。

这就是安理会今天的讨论具有特别意义的理由。安理会不能逃避责任：低估这份报告的重要性，对在联合国内所发生的政治发展一味袖手旁观。到现在，只有安理会还没有能通过一个承认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不可剥夺权利的决议，虽然对这些权利除了那些住在特拉维夫的犹太复国篡权者之外，已经不再有人表示怀疑了。不过事实证明，第242(1967)号决议是不够的，不是决议所能防止的一九七三年的战争和最近在约旦的两岸发生的惨剧，应当使安全理事会相信，必须把这个不义事件纠正过来。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永远居住在难民营中，必须忍受各种痛苦，换句话说，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绝不是愉快的事。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想望和平，但是这个和平必须建筑在法律上，建筑在他们有返回家园、得到补偿、有一个被承认的国家主权和独立的权利上。对阿拉伯国家来说，它们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上有着极大的困难。它们想要集中财力人力去解决这些问题。只有犯了政治近视的人才会相信它们不热切的想望和平。但是，在它们领土被占领，它们的存在每天受到国际犹太复国主义势力的威胁时，它们如何能接受和平呢？要达到中东的和平必须在两个根本问题上找到解决办法——恢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和以色列自阿拉伯领土上无条件撤退。不断地唱一般所谓的“安全和被承认的疆界”的调子是不能够继续避免解决这两个基本问题的。此外，疆界没有被承认，就不能有安全的疆界。而且只有根据法律和正义才能有被承认的疆界，而这两个重要的观念似乎在以色列的哲学中是找不到的。

我要在结束时指出，现在全世界上人的眼光都集中于安全理事会，因为安全理事会的主要责任就是使强权向公理低头。我们希望安理会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不要再一次错过机会，证明它能够担负起它的责任。如果任何国家阻止安理会负起这个责任，那就是逃避它按照《宪章》中所应负的责任，因此就必须对历史和人类负重责。

主席：我感谢毛里塔尼亚代表对我国、我国常驻代表杰克逊先生和我本人的夸奖。

赖亚力先生（中国）：阁下作为圭亚那共和国外交部长能够亲自主持安理会的这一次重要会议，我们感到十分欣悦和荣幸。首先，请允许我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向阁下，并通过阁下向友好的圭亚那政府和人民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主席先生，

巴勒斯坦问题，长期以来是联合国所面临的一项重要的政治问题。但是多年来由于超级大国的操纵，联合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采取了极不公正的态度。联合国就巴勒斯坦和中东问题所作过的多次决议，包括安理会所通过的第二四二号决议，都把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的问题，说成是什么“难民问题”。这种偏袒以色列侵略者和对侵略的受害者所采取的极不公正的做法自然是广大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所断然不能接受的，并理所当然地遭到他们的坚决反对。第二十九届联合国大会首次把巴勒斯坦问题作为一项重要问题来单独讨论，并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出席有关问题的讨论。在第二十九届和第三十届联大上，曾分别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第 3236 (XXIX) 号和第 3376 (XXX) 号决议，确认了巴勒斯坦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享有自决、民族独立和主权的权利必须得到恢复，确认他们有权采取一切手段恢复其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并呼吁世界各国支援巴勒斯坦人民的上述正义斗争。这是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在第三世界和各国人民支援下，长期坚持斗争所取得的成果，从根本上说也是当前中东地区大好形势的一个反映。

巴勒斯坦问题是整个中东问题的一个重要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巴勒斯坦问题和整个中东问题的实质，就是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和两个超级大国在这一地区争夺霸权，同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反侵略、反霸权主义的斗争。以色列在帝国主义的支持和纵容下，不断对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进行侵略，攫取和非法霸占了大片阿拉伯领土，并把一百多万巴勒斯坦人民赶出自己的家园，使他们长期流离失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如果没有外来的干涉，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团结一致，本来是不难战胜以色列侵略者，收复失地，恢复自己的民族权利，实

现自己的民族解放。但是由于两个超级大国为了争夺在中东的势力范围，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解放斗争，支持和怂恿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蓄意在中东制造和维持“不战不和”的局面，这就大大地增加了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解放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这也说明了超级大国在这个地区的疯狂争夺，乃是巴勒斯坦和整个中东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症结所在。

近三十年来，英雄的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从来没有停止过战斗。他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高举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旗帜，前仆后继，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巴勒斯坦人民的武装力量愈战愈强。近年来，伴随着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斗争的胜利开展，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解放斗争也不断出现了新的高潮，开拓了新的局面。十月战争中，巴勒斯坦人民的英雄儿女毅然拿起武器，同兄弟的阿拉伯国家和人民并肩作战，冲破了超级大国强加给他们的“不战不和”的局面，胜利地粉碎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阿拉伯国家运用石油为武器的历史创举，沉重打击了犹太复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继续发挥着深远的影响。不久前，埃及政府和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为了摆脱超级大国的桎梏，宣布废除了一个超级大国同它签订的所谓“友好合作条约”，为第三世界人民反抗霸权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这些都标志着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正在经历着新的觉醒，标志着他们的反侵略和反霸权主义的斗争正在进一步深入发展。目前，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内外交困，空前孤立，超级大国的侵略和争霸的面目进一步暴露，声名狼藉，日子愈来愈不好过。整个局势正在朝着有利于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方向继续发展，这是当前中东形势的主导方面。

当然，敌人决不会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仍在积蓄力量，准备伺机反扑。一个超级大国仍然顽固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并继续为以色列撑腰打气。而那个披着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天然盟友”外衣的超级大国，为了挽回颓势，表演得尤其淋漓尽致，手段也更加阴险恶毒。它口头上

虽然也假惺惺地讲几句反对以色列侵略的空话，实际上却同以色列狼狈为奸。它同以色列的勾搭已从暗中发展到公开，从“民间”升级到官方。在阿拉伯世界，它则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千方百计地制造国与国之间的对立，挑起派与派之间的厮杀，利用阿拉伯人打阿拉伯人，以便利用混乱局面，进行渗透、扩张和控制。与此同时，它还玩弄炮舰政策，进行政治讹诈和军事恫吓。这就充分说明，这个超级大国乃是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凶恶敌人，是新的世界战争的主要策源地。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也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为了恢复民族权利和收复失地，就要把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和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就要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团结，坚决抵制和反对敌人的各种挑拨离间的阴谋活动。

我们认为，为了对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给予积极的支持和配合，安理会必须纠正过去在超级大国操纵下，对巴勒斯坦人民所采取的极不公正态度，毫不含混地确认巴勒斯坦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情况下享有的民族权利必须得到全面恢复，确认巴勒斯坦人民有权采取一切手段恢复上述权利。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同收复阿拉伯失地不可分割，因此安理会必须同时责成以色列立即无条件地、全部而不是部分地、撤出它所非法侵占的一切领土。我们认为，“行使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值得进行深入研究，我们支持其中所包含的一切符合上述精神的内容；对其中有所不足之处和某些含混的提法，则应按照联合国大会第 3236 (XXIX) 和第 3376 (XXX) 号决议的精神加以修改和补充。

归根结蒂，巴勒斯坦问题以及整个中东问题的解决，只能依靠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而不是联合国的一纸决议。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反侵略、反霸权主义的斗争是整个第三世界人民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也得到了第三世界和其他各国人民的极大同情和支持。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一定能够进一步挫败超级大国和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种种破坏阴谋，提高警惕，顾全大局，坚持团结，坚

持斗争，不断发展大好形势，把自己的正义事业逐步引向全面的胜利。

主席：我感谢中国代表对我国和我本人的夸奖。

安倍勋先生(日本):主席先生,首先请让我说,我国代表团最近能够在你的主持下参加安理会工作是多么愉快和荣幸,因为你是圭亚那的一个最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你亲自担任安理会主席不仅提高了安理会的威望,而且还使安理会的理事国完全满意——因为在你来到安理会之前,圭亚那常驻代表杰克逊大使在几乎整个六月份内已经以极明智,极有耐心,总之,以极卓越的手法,主持了安理会复杂而且困难的工作,所以,我们更有这种感觉。主席先生,为了你们的成就我国代表团要向你和杰克逊大使表示感谢和赞赏。

我国代表团要乘这个机会对于梅洛伊大使和他的同事在贝鲁特的殉难向美国代表团表示深切的慰问。这又提醒我们注意到有迫切的必要使该国恢复秩序与和平。

说了这些话以后,现在我要就所审议的报告表示一些意见。安全理事会从今年年初以来,已经数度审议巴勒斯坦问题——第一次在一月,然后在三月,又在五月;我国代表团在这些场合里已经明确地充分地说明了日本政府对整个中东问题的根本部分的基本立场。

日本政府经考虑后的意见是,中东问题的公正而且持久的解决办法应该基于下列三项条件:第一,以色列部队应撤出一九六七年六月以后占领的全部领土;第二,尊重并承认该地区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所有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及它们在安全和公认疆界内和平生活的权利;第三,按照《联合国宪章》,承认并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所有这三项条件都同样不可或缺,而且任何解决办法都必须同时满足这些条件。

的确,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关键性问题。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是全面解决中东问题的组成部分,这点也很确实。如果巴勒斯坦问题不能解决,中东问题就没有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可是,国际社会过去还没有充分强调此点。直到最近,世界舆论才与日俱增地开始集中注意力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因此,我国代表团是在这个背景下,以最大的审慎态度,研究委员会所提出的载于S/12090号文件内的报告。不过,虽然我们高度评价委员会的工作,我们却不得

不指出，这份报告中以方案的形式提出的若干旨在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的建议在法律上或政治上几乎都无法执行。如同在我们早先辩论过程中某些代表曾经指出的，因为委员会的任务是有限制的，而且无法顾及我上面谈到的全面解决的三项基本条件所引起的其他因素和情况，所以必然会得出这个结论。委员会报告将几乎不可能执行的建议列入它的重要部分。因此我们不能支持这些建议。

可是，我国代表团却认为，委员会已经就巴勒斯坦问题的各个重要方面——例如巴勒斯坦人民返回家园的权利、自决权、独立和主权——作了一些重要研究，这些方面对于将来在寻求全面解决办法谈判时可作出有价值的贡献。

当前的中东局势不应该让它沉滞下去。我国代表团同意委员会在报告第 56 段中提出的大意如下的建议：因为安全理事会仍旧是所有冲突各方能够集会的唯一讲坛，所以，这个独特的场所可以更积极地加以利用，以便为达成解决办法采取建设性的步骤。我们也同意第 56 段内所表示的希望：所有有关各方将会表现出政治家风度和真正的谈判愿望——这是为达成全面政治解决所不可或缺的条件。

我国代表团再次呼吁尽快采取某些便于每一项努力的具体步骤，包括恢复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日内瓦会议，以期使所有有关各方及早就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达成协议。

主席：我感谢日本代表说的关于我国、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杰克逊先生和我本人的友好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阿尔及利亚代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拉哈勒先生（阿尔及利亚）：安全理事会这次辩论原则上是为了审议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可是，这次辩论的背景情况是中东局势；中东局势突出了巴勒斯坦问题的真实性质，并使目前这一系列安理会会议具有实际意义。全世界对中东危机的关心、国际舆论对这个危机的关心以及它激起的所有主角的情绪都使不结盟集团完全不必再次宣布它一向重视这个问题，而且正在注意

问题的发展。

主席先生，我们了解贵国圭亚那对不结盟原则的高度珍视；我们也赞赏贵国在巩固我们集团的团结和启发我们积极进取方面所作出的极有价值的贡献。同时我还要告诉您，我在这里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欢迎你是多么令人愉快；我个人能够在你，圭亚那外交部长，担任安理会主席时在安理会发言是件很荣幸的事，而且这件巧事也特别令人感到幸运。

当然，我不应该在发言时竟不表示应该对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表示的敬意，它在它的主席塞内加尔的法尔大使的有力领导下，在既定时限内，执行了极复杂和极棘手的任务。委员会提交安理会的报告反映出委员会成员认真作出的努力和他们想找到可能有助于最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切实可行办法的基本因素的明确决心。

如同我们都充分了解的，这个问题已经影响到本组织的全部工作；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各阶层举行了这么多次的讨论；经年累月堆积的大量决定和决议已经提出了局部的或全面的解决办法，并且或多或少恰当地表示出国际社会的关心，以及在震撼国际社会的良知残酷的既成事实和对应该作为其行动准则的不变原则的尊重之间找到平衡的困难。

因此，安理会各理事国所面临的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一个很熟悉的问题；我们不必再回顾问题的由来和发展经过。历史记录将会显示谁应该对巴勒斯坦人民失去家园，流亡国外，并且变得一无所有的事实负责。此外，我们还必须在历史里找到将来可以导致解决办法的实际分析基础。因为我们不能赞成采取挑选的现实主义，而且目光仅限于两三年前或近到过去三十年的人的意见。

本组织的会员国花了极长的时间才认识到这个显著的事实——这或许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长期以来一直左右着我们机构的立场和决定的某些会员国竟然顽固地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在巴勒斯坦的生存权和以色列同阿拉伯邻国之间冲突的解决才是危机的基本因素。它们认为巴勒斯坦人甚至已经丧失了他们的人格和他们

作为一个民族的身分，充其量只是接受国际慷慨施舍的难民而已。

经过长期而且缓慢的过程后，大家最后才认清中东的悲剧其实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悲剧；为了解决中东危机，首先必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本身。这个想法可能无法使人人满意，但是因为某些人故意要忽视这个想法，到目前为止，中东局势才仍旧无法解决；局势才越来越复杂，其危险已经蔓延到整个地区，甚至该地区以外，在国际关系中引进了一个长期紧张的因素。

说过这些话后，很难不提到黎巴嫩境内的事件，而且对爆发了威胁到该国的团结和前途的自相残杀的暴乱事件感到遗憾。我还要乘这个机会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就美国大使和他的两名助理的殉难——对他们下毒手是毫无意义的——向美国代表表示慰问。该地区的动乱和不安正在继续增长，这促使整个国际社会必须重新估计问题的真相，而不受制于感情用事、陈腔滥调和各种口号——这些在巧妙和不能否认是有效的宣传下，已经掩盖了真实情况。

因此，我们乐于见到数年来作为大会和安理会审议中东问题方式的特征的明确发展。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第 3236(XXIX) 号决议确认要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巴勒斯坦人民是主要的一方。大会在同一项决议里重申巴勒斯坦人民享有自决、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民族权利，并且重申每个巴勒斯坦人重返他们的家园和产业的权力。大会第三十届会议为了补充这些决定，成立了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它在受托的责任范围内编写了今天交给安理会审议的报告。

我们不难看出这份报告极其符合大会和安理会涉及到巴勒斯坦问题各个方面的决议。的确，迄今还不能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显然不是因为缺少决定或多少相当明智的建议。因此，委员会已经极认真地研究了那些对它的提案往往非常有关系的文件。此外，委员会还邀请所有会员国和区域性政府间组织参加它的工作，或向它提出提议或建议。因此，如果任何有关系的一方都可以发表意见或在委员会的会议过程中自行辩护，还要指责委员会在其组成或其工作成果上，偏袒了某一方，这是令人难于了解的事。

就我们来说，我们认为委员会的建议是使我们更为现实地了解中东问题的第一个步骤；我们深信，如果我们真诚和迅速地执行这个决议，它们就可以改变我们的态度，从而认为获得全球性的明确解决办法已经不再是无法实现的事。然而，只要以色列当局继续怀抱着他们的扩张主义梦想，只要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继续在道义上、物质上或军事上支持他们的侵略态度和好战政策，我们还是不会天真地认为委员会所建议的方案是易于贯彻执行的。

以色列极习惯于不受惩罚地蔑视本组织的决定和安理会的决议，而且经常对一切求解决中东危机的尝试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总之，它的确是这种局势的唯一受惠者；在历史上它可能是侵略者安然享受其侵略成果，甚至把它变成对其侵略的受害者讨价还价的工具的唯一例子——无论如何，这是最令人难以理解的例子。

我们确信安理会将会充分重视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至少它可以首先认识到委员会建议中有安理会在无法保证其执行的情况下曾经通过的各项决定。安理会应记下这些建议的实际方向；虽然这些建议提到本组织已通过、安理会本身也早已确认的各项原则，它们却特别显示出我们很关切应该将它们转变为事实和实际行动。这种关切应该予以强调，因为它是为了想补救本组织的主要弱点之一，那就是，本组织经常因为无法执行它的决定而受到谴责。我们认为安理会有责任务使这种有若干优点的尝试不致徒劳；安理会和本组织务必不致再一次失去机会来履行它们的职责和满足各国人民对它们的期望。

主席： 我感谢阿尔及利亚代表所说关于我国和我个人的友好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阿曼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哈格拉斯先生（阿曼）：首先，请允许我以我国代表团名义和我本人的名义向美国代表团和政府对美国驻贝鲁特大使和他的同事的死于非命表示深切遗憾和诚挚的慰问。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借这个机会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务。我们对你担任这个职务十分高兴，因为圭亚那在联合国内素来以不结盟集团成员的身分担当重要的角色。部长先生，阁下今天出席这个会议，表示贵国对巴勒斯坦问题以及正义与国际和平的重视。我们正好在你担任安理会主席时来讨论这样重大的问题，这是再好不过的时刻。我们深信，你的机敏、干练和经验都会使安理会的审议获得成功。我又要向本月早些时候担任安理会主席的杰克逊大使阁下致谢，他办事的效率和干练对工作大有帮助。

安理会为辩论中东问题已举行了若干次会议，但是，这才是第一次讨论到最初引起冲突的问题。我们今天在这里重申，只要以色列继续骄横地无视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恣意执行违反国际法和《第四个日内瓦公约》一贯措施，那么，中东就不会有公正持久的和平。而且，以色列当局又继续违背安理会和大会非常明确的决议，没收了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和财产，以武力霸占领土，驱逐当地居民以便建立以色列的新殖民地。因此，一个无辜的民族遭受到耻辱和歧视，并且其重返故土的权利亦被剥夺。

但是，最近几个月以来，我们目睹巴勒斯坦人民不愿驯服地接受以色列的占领，也不愿意其权利再受蔑视。西岸举行选举时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而选举的结果清楚反映巴勒斯坦人不愿丧失自由，也不愿放弃争取独立和民族主权的宿愿。他们念念不忘对巴勒斯坦民族的归属，也念念不忘在巴勒斯坦的部分地区内生活。这都是有关西岸居民的实情。同时，这些选举表明巴勒斯坦人民对其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支持，而被占领领土内所发生的示威也不能同巴勒斯坦境外由更广大的巴勒斯坦人民发动的斗争分开。

以色列必须担当得起不但对被占领领土内居民的责任，还要对一切被武力逐出的、怀抱着返回故土的完全合理愿望的、和有权收回其财产并享有确保其自由及自主获得保证的巴勒斯坦人的责任。

现在我们面前有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我愿意借这个机会，向它的主席塞内加尔的法尔大使，以及该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致谢。他们完成了一项卓越的、客观的工作。我确信他们的任务一定是艰巨的，并且，我们认为这个有关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的报告对所涉各方作出极为诚实的反映，它客观的程度更值得赞美。毫无疑义地，它尽量给予以色列以协助达成该区和平解决的机会。

委员会的报告以安理会和大会的决议为基础。我们都已看过它的内容，我不打算详加论列，只讨论最重要的几点。

委员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有返回故土以求彻底行使其自决、独立和民族主权的权利。委员会建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平等地位参与解决中东问题，并视巴解组织的参与是在联合国主持下致力解决的先决条件。最后，委员会强调，在寻求一项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中，我们这个伟大的组织必须发挥更重大的作用。

安理会对这些事实已很熟悉，并且各位手上又有委员会的报告。现在各位必须认真研究这项文件，这才是公正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牢固基础。正如该报告所要求的，安理会应当采取行动并注意这个问题，以求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充分确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十分重要。阿拉伯世界已屡次就这个问题表明其观点，决心要恢复这些权利。同时，世界社会本身也日益体认到，任何没有考虑到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宿愿的方法，都不能够解决中东问题。只有结束阿拉伯领土的被占领状态才能取得这些权利。我们要求以色列立刻从被占领领土撤走。这样做可以反映出它的诚意和确实谋求和平。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的巴勒斯坦

人民将继续努力，以确保恢复它的权利和能够重返故土。

尽管以色列反对，可是，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必须在巴勒斯坦实现，安全理事会有责任通过严格执行联合国一切决议的办法来确保达到这个目标。中东局势不断威胁和平，安理会有责任寻求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是该地区局势和平解决办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这是该地区和平的必要先决条件。安理会应当使用它所有的影响力并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以便后者确认这项根本事实。

我希望担负确保全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的安理会各理事国能够负起这项责任，赞同该报告所载的所有建议，并竭尽所能以便实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从而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

主席：我谢谢阿曼代表对我国、我国常驻代表杰克逊大使和我本人所说的友好话。

我的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为波兰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并发言。

雅罗谢克先生（波兰）：主席先生，我要亲自向你和安理会其他理事国给我这个机会就其议程上的这个重大问题在安理会上发言。并且，我必须向担任安理会六月分主席的圭亚那代表表示欢迎；他既具有政治家风度，并且很有效率。对于成为独立国刚满十年的圭亚那来说，这是十分恰当的开始。波兰同圭亚那一向维持友好、合作的关系。

让我借这个机会，告诉美国大使谢勒：我们获悉因公丧生的梅洛伊大使和韦林参赞的不幸悲剧感到震惊和哀悼。

波兰并不是世界社会中同声协力以求确保巴勒斯坦人民自由行使不可剥夺权利的新手。事实上，我们决定提出设立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联合国大会第 3376(XXX) 号决议时的假定是：我们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我们是它不可分的一员——长期以来的努力，已大大提高，近年来巴勒斯坦问题的新的政治因素和它的极端迫切性。本组织对巴勒斯坦问题所采取的态度，已从所谓的人道立场改为视作一项典型的重大政治问题，这种改变使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有了突出的政治意义，并且明确的反映了巴勒斯坦问题的这个新层面。

过去两年来，联合国会员国中对巴勒斯坦问题具有进步观点的部分确实日益觉醒，我们感到很高兴。我国无保留地支持的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 3236 (XXIX) 号决议，象征朝向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目标跨进重要的一步。这是联合国和巴勒斯坦人民的一项历史性成就。大会第 3237(XXIX) 号决议的通过，正是为了同一目标；这项决议给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在联合国的观察员地位，从而让唯一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巴解组织代表参与大会和在联合国主

持下的一切国际性会议的工作。今天，就是对巴解组织所发挥的作用企图抱猜疑态度的人，也绝不能否认巴解组织对联合国活动所作的重大贡献。

今年一月安理会就中东的冲突所举行的全面辩论是朝同一方向迈进的里程碑。当前的辩论和安理会所收到的这个报告是巴勒斯坦人民在为正义而斗争的道路上胜利前进的另一项突破。

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是对阿拉伯土地不断推行侵略、不容异己和占领政策的结果。因此，它的政治内容应视为具有双重性质的。第一，它是中东冲突的重要部分，它的解决对加强和推广缓和可以作出重大贡献；第二，这是为了争取在不受外力干涉下享有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和民族独立权及主权权利的典型斗争。这个问题的双重性质说明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因此，只有用全盘政治解决办法才能满意地予以解决。这项解决办法必须包括三项决定性因素，这就是以色列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占领的一切阿拉伯领土撤退，确保巴勒斯坦人民的一切不可剥夺的和合法的权利，其中包括建立独立国的权利，最后，要使该区域所有国家一律有在其公认并经国际保证的边界内享受和平与独立发展的机会。

波兰政府深信，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和大会的有关决定制订一项全盘解决办法的最适当论坛就是日内瓦和平会议所提供的国际结构，所有关心各方都参加这个会议，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也获得正式和平等参与的机会，这个解决办法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拥护，并且得到很多国家的支持。

波兰代表团很高兴地注意到，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在提出它的报告时，已根据联合国各机构的决议，考虑到与中东局势有关的一切重大政治因素。因此，安理会所收到的这个文件，将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作出重要贡献，并可作为安理会重申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不可剥夺权利的基础。

波兰人民共和国本着这种精神，将在全盘解决中东问题的范围内，继续推进巴

勒斯坦人民的事业。最近，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第七届大会时，在外交政策纲领的决议中写道：

“我们将继续坚决支持阿拉伯国家提出的正义要求，以便消除侵略的成果，和平地解决中东问题，保证该地区所有国家得到充分安全并使巴勒斯坦民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得到确认。”

主席：我感谢波兰代表对我国和我本人所说的友好话。

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刚收到塞浦路斯代表的一封信，要求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问题。因此，我建议根据惯例并在征得安理会同意的情况下，按照《宪章》第三十一条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塞浦路斯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理会议席的席位有限，请塞浦路斯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但有一项通常的了解，就是不论何时他愿向安理会发言，就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塞浦路斯代表罗西迪斯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谢勒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国代表团谨对巴拿马、毛里塔尼亚、日本、阿尔及利亚、阿曼和波兰代表就梅洛伊大使和美国大使馆两位同事在贝鲁特丧生表示慰问一事表达感激和谢意。

下午五时四十五分散会。